

主编 陆 军

Shangxi
Bianjuxue
Jianshe
Niandu
Wenxuan

上戏编剧学建设 年度文选

2014 教师卷

上海三联书店

上戏编剧学建设 年度文选

2014 教师卷

主编 陆 军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戏编剧学建设年度文选. 2014. 教师卷/陆军主编. —上海:
上海三联书店, 2016. 1

ISBN 978 - 7 - 5426 - 5386 - 4

I. ①上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剧本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戏剧艺术—文集 IV. ①I230②J8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4368 号

上戏编剧学建设年度文选:(2014·教师卷)

主 编 / 陆 军

责任编辑 / 彭毅文

装帧设计 / 鲁继德

监 制 / 李 敏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网 址 / www.sjpc1932.com

邮购电话 / 24175971

印 刷 /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60 1/16

字 数 / 330 千字

印 张 / 28.75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426 - 5386 - 4/I · 1086

定 价 / 82.00 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- 66510725

目 录

上 编

- 徐阶(大型话剧).....肖 留 陆 军 (1)
七十年,一起走过(诗歌朗诵剧).....王伯男 (67)
东山少爷与西关小姐(音乐剧).....郭晨子 (83)
五十一把钥匙(大型原创沪剧).....钱 珏 纪小玲 (129)
老爹(广播剧).....黄 溪 (183)
我的生死记忆(二十四集电视连续剧·节选)
.....赵韫颖 (213)
自然史诗(新媒体脚本).....魏东晓 (323)
清澈的梦想(现代婺剧).....陆 军 (331)

下 编

- 国外主要戏剧影视编剧软件综述.....刘艳卉 (398)

今日编剧.....郭晨子 (421)

曹禺及其剧作《雷雨》的跨文化

传播分析.....王伯男 (428)

剧作质量评估模式初探.....魏东晓 (440)

观杨霞云婺剧折子戏专场有感.....黄溪 (444)

中国剧坛的“八有”与“八缺”.....陆军 (447)

[大型话剧]

徐 阶

编剧：肖 留 陆 军

剧情梗概

严嵩、徐阶、海瑞、张居正曾同朝为官，历经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。

徐阶曾与严嵩在内阁共事近十年。面对老谋深算、深得嘉靖宠幸的严氏父子，他没有如杨继盛、沈炼般贸然上书、盲目牺牲，徒留一个忠臣的名声在人间，而是本着南方人的精干、务实与耐心，不动声色与之周旋。

对于严氏父子纳权卖爵、中饱私囊他不多加过问，对于一心修真、不理朝政的嘉靖也投其所好、极力敷衍，对于不能体会自己一片苦心的青年张居正极力卫护，对于禀性刚直却缺乏政治胆识的海瑞，他也竭尽所能加以保护。

在危机四伏，既乏天时又无地利，又为人所不解中，徐阶以一个政治家的胆识，不计个人恩怨和名利地勉力支持着，完成了大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将领的部署，解除了困扰大明已久的边患，充实了国库、也为百姓减轻负担。而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，以及对修真的投入，也感动了嘉靖，最终凭借皇帝的信任，以柔克刚，扳倒了严氏父子。

一切即将好转之际，海瑞一封不合时宜的《治安疏》，让刚刚振作的嘉靖重新消沉，愈加疯狂修真，最终一病而亡。此时，一向谨慎、主张内阁集体票拟的徐阶，此时却不顾张居正的劝阻，毅然决定以内阁首辅身份独立票拟遗诏，趁机描画向往已久的政治蓝图。遗诏深得天下拥护，却给自己埋下祸根。

看到遗诏带来的成果，未能参与票拟的同事对徐阶因嫉生恨、加以攻击，厌倦了政治斗争的徐阶，看到扶植的张居正已经成长，便起意致仕还乡，安享晚年。

然而，这样一个能臣，在教育子孙上，却几乎重蹈严嵩覆辙。他的长子在家乡不法，而他留在朝中的政敌也趁机攻讦，他曾经营救过的海瑞却一心认定“为富不仁、为仁不富”，在断案上“宁屈乡官，无屈小民”，暗中鼓励乡民们终日吵闹，逼勒徐府退田。此时，却又传来爱徒张居正病故，家产尽被罚没、子孙惨遭杀戮的噩耗……最终，徐阶两子充军，只留一子养老。徐阶一生清名尽为子孙所毁。最终，垂老的徐阶将自己的墓地选在了浙江，远离先人坟茔，也远离故土松江。

本剧采用时空交错的形式。以晚年徐阶被乡民骚扰为背景，以海瑞逼勒徐府退田、严嵩鬼魂从中挑拨为主要情节线索，穿插了徐阶与严嵩在嘉靖朝的较量、徐阶对张居正的教诲、徐阶对海瑞营救等。较为客观展示了四位臣子的精神风貌：严嵩不过是个谋私利奸臣，海瑞不过是个忠臣，徐阶和张居正才是出色的政治家，然而政治家未必擅长谋身，这才是历史让我们叹息的。

人物表

- 徐 阶** 字子升，号少湖，嘉靖朝后期至隆庆朝初年任内阁首辅。
- 严 嵩** 字惟中，号勉庵、介溪、分宜等。嘉靖一朝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。
- 张居正** 字叔大，号太岳，神宗朝初期首辅。与徐阶有师生之谊。
- 海 瑞** 字汝贤，号刚峰，明代著名清官。
- 良 知** 海瑞内心挣扎的外象。
- 徐 璜** 徐阶之子。
- 徐 成** 徐府官家。
- 知 府** 松江知府。
- 杨继盛** 字仲芳，号椒山，明代著名谏臣。与徐阶有师生之谊。
- 嘉 靖** 50岁左右(可隐于幕后)。
乡民、家人、书办、狱吏、信使、仆人、差役、红衣官等。

序 幕

〔幕启。烟雾缭绕，似明似暗。

〔古琴曲，如历史一般悠远、神秘，充满杀气。

〔严嵩破衣褴衫，手执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碗，拄着根木棍当拐杖；海瑞着大红官袍；徐阶则一袭布衣。

严 嵩 人们提到我的时候都会说，历史上著名的奸臣。我是严嵩。

海 瑞 人们提到我的时候则会说，历史上著名的忠臣。我是海瑞。

徐 阶 人们提到我的时候——

严、海 (同)没什么人会提到你！

徐 阶 确实，在我死后的几百年中，我的知名率并不高，因此，有必要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我是徐阶，如果说我的履历里，必须有些让你们记得住的东西，那就是我出生于上海的发祥地松江。只不过在当时，上海人的我在北京，是个十足的乡下人、外地人，我身材不高，面容白皙。我怒极的时候，嘴角上翘，面带微笑，左边眉毛微微闪跳。我曾经担任大明内阁首辅，我除掉了严嵩，替世宗

颁过遗诏来安定天下。张居正与我有师生之谊，杨继盛也是。圣上曾呼我老爱卿、老宗师，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当我退仕还乡之时，会变成乡民口中的老匹夫，老奸贼。

[乡民们幕内骂声：“徐老贼，你出来，还我们田产！”“老匹夫，还我多侵占的田产！”]

/ — /

1

[徐阶领子徐璠、管家徐成匆匆上。

- 徐 璜 父亲，父亲！（趋前跪倒）父亲大人息怒！
 [“退我田产！”“仗势欺人！”“贱卖了要加价！”]
 徐 阶 是什么人在外面喧哗？
 徐 璜 这……
 徐 成 （灵机一动）相爷，这是前来给您拜寿的乡邻。
 徐 阶 都是你大肆铺张，惹出的事来。
 徐 成 相爷明年七十整寿，办一办也是应该的。
 徐 阶 既如此，何不把人请进来，难道叫人说我徐府都是势利之徒？
 徐 璜 这……（瞪徐成）要你多嘴！（向前）父亲，凡我徐家的远亲近眷，无论尊卑，均已请到。外面那些乃是普通乡邻，一则我徐家的房屋、奴仆，侍候不了这么多人；二则恐其中有奸滑之徒，其意不在拜寿而在窥探。父亲一向教导孩儿低调，切勿奢华，若小民缺少见识，指鹿为马，添油加醋，恐有流言之讥。

徐 阶 (长叹)你若能自省若此,老夫也无忧了。取些寿桃寿果来,散发给众人。

徐 瑰 爹爹教诲的是。(低声对徐成)快去驱散他们!

徐 成 是!(下)

徐 阶 这是何人?

徐 瑰 是……是一个仆人。

徐 阶 我看他的衣着打扮,竟看不出是我徐家的仆人。看他那煊赫的气势,我倒认他做我徐家的主人!

徐 瑰 儿子谨遵父命,对下人一向宽大为怀。既然爹爹不喜,我命他换过即是。

徐 阶 我老了,过问不了家事。也不知你整天弄些什么。

徐 瑰 孩儿听从爹爹教诲,除了日常读书外,就是查看田亩,管理织店,教育子孙。

徐 阶 刚才在席上,听你姑父说,一个叫徐成的仆人强横无礼,竟敢辱骂告老还乡的御史,可有此事?

[徐璠不敢答。]

徐 阶 小小奴仆都如此强横,那你这个做公子的还了得!

徐 瑰 启禀爹爹,儿男……儿男已将此人逐出。

徐 阶 逐出倒也不必,好加教诲便是。若不听,可送官府处置。

徐 瑰 孩儿记下了。

徐 阶 自古盛极必衰,璠儿,为父一生清廉、谨慎,如今我年岁渐老,来日无多——

徐 瑰 父亲言重了。

徐 阶 作为长子,望你自求多福,戒骄戒奢,保全我徐氏一脉香火。

徐 瑰 (拭汗)孩儿记下了。

[乡民鼓噪声又起。打死人了！他徐府不讲理，不退我们田罢了，还纵使恶仆打人！]

[在喧闹声中，徐成复上。]

徐 成 大爷，反了，反了！

徐 瑶 老爷在此，休得无理，有话外面说。

徐 阶 慢，你且说来。

徐 成 回禀太爷、老爷。那张轩之子卖给我们田亩，又想要回去，哪有这样的便宜事！他还敢称呼老太爷的名讳，我一怒，就打了他几拳，他就装死不起来！

徐 阶 这是谁？

徐 成 小的徐成。

徐 阶 徐成？

徐 瑶 还不退下！

[徐成不知所措下。]

徐 阶 瑶儿，你是否强卖强买？为什么外面嚷嚷着“退田”？

徐 瑶 父亲放心，我徐家购进一切田亩，均是公平交易的！这是对方受人唆使，平白混赖！

徐 阶 就算对方混赖，自有官府，为什么凭白无故打伤人？

徐 瑶 儿男也不知，孩儿这就去查看。

徐 阶 你可知严嵩是怎么倒台的？皆是那逆子严世藩的牵连。

[徐瑶一惊。]

徐 阶 那杀严世藩的是谁？是那助纣为虐的恶仆严年！你想重蹈严世藩的覆辙吗？

[如同一声惊雷，外面喧哗之声渐弱。]

徐 瑶 （拭汗）孩儿不敢。（快步退下）

徐 阶 孽子，孽子啊！

[严嵩上。]

严 嵩 存翁，别来无恙？

徐 阶 (站起)敢问尊驾何人？莫非徐南湖徐御史？

严 嵩 故人一别经年，看来，你不认识我了？

徐 阶 恕老朽年老眼拙。

严 嵩 我们曾同朝为官，在内阁做了近十年的同事。

徐 阶 内阁？同事？

严 嵩 你怎么就把我忘了？当初，我们可是心心念念，睡里梦里都互相惦记着，一刻也不敢忘记。(稍顿)我姓严。

徐 阶 严？

严 嵩 我有两句诗，你应该记得，“平生唯解报国赤，身后任人说是非”。

徐 阶 严嵩严分宜，你……你为何……落魄至此？

严 嵩 你可怜我？孟夫子说的，怜悯之心，人皆有之。(大笑)要是我活着，你决不会怜悯我。我们的同情心，是给死人的，绝不滥施半点给活人。

[徐阶略尴尬。]

严 嵩 这只金碗，是我唯一值钱的东西了，还是抄家的人可怜我，让我拿着它讨饭的。所到之处，人人唾弃，无奈何，我只得寄食于坟庙之中，最后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。

徐 阶 你已经死了？

严 嵩 也是你徐家气数将尽，你才看得到我。

徐 阶 什么？

严嵩 我是说，你的寿数也要到了，我们就快要见面了，可我迫不及待想要见你。我就来了。我想，我们现在有些话，可以谈谈了。

徐阶 谈什么？

严嵩 替我父子向你报冤。

徐阶 冤？你何冤之有？

严嵩 你一向以正人君子自命的吗？为何勾结道士蓝道行，以邪说蛊惑皇上？

徐阶 蓝道行？

严嵩 那些年，想除掉我的，不止我一个。他们前仆后继，源源不绝，可他们都输了。

[徐阶正在画符一样写着青词。]

[急促的脚步声。杨继盛出现在光影里。]

杨继盛 老师，那严嵩已经不再是个奸臣，他已经由一个人变成一排，形成势力交错、盘根错节的奸党了，再不翦除，后果不堪设想！

徐阶 继盛，要沉得住气。

杨继盛 做官何必如此窝囊，倒不如放手一搏！（隐去）

徐阶 继盛、继盛！

严嵩 好，我盼着你们沉不住气，让老夫速战速决。夏言跟我斗，被我杀了，翟銮也让我杀了，沈炼死了。杨继盛，你死定了！我要拷打你，只要你吐出一个字，你弹劾我受徐阶指使，这个松江小个子，就等着回老家吧。

[又是急促的脚步声。张居正出现在光影里。]

张居正 老师，这是严大人让我代拟的《贺元旦表》。

徐阶 （粗览）写得好，写得妙啊！定能获严大人的欢心。

张居正 怎么，先生，您不介意我写这样的马屁文章？

徐 阶 那严大人公务繁忙,你替他写也是应该的。况且,严大人也是为了讨圣上欢心,是忠心耿耿啊!

张居正 可是……

徐 阶 居正,你帮我看看这首青词。

张居正 青词? 老师,您也在写这个?

严 嵩 因为圣上就信这个。楚王好细腰,宫中多饿死。世宗好修真,宫中多道士。青词,是道士举行斋醮时,献给玉皇大帝祈求赐福的祷文。一般为骈俪体,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,故名青词。要想讨圣欢心,必须得会这个。嘉靖十七年后,内阁 14 个辅臣中,9 人是青词高手。论起写这个,那可讲究了,不亚于在考场上做一篇拔得头筹的策论。我的世蕃儿最擅长于此……

张居正 这青词,是专事媚上专权、溜须拍马的鼠辈所为,老师,您怎么能……

徐 阶 诸事之中皆有学问。

张居正 先生!

徐 阶 好了,今日子时,圣上要在宫中祭天,时辰不早,我要去了。居正,你要不要与为师同去? 开开眼界,要先看他人表演,才能轮到自己表演。

张居正 学生没有兴趣。

徐 阶 你不妨悉心揣摩下,学做几首青词,大有用途。

张居正 (欲读,没有耐心)什么人不人鬼不鬼的文字! (气得要把纸团起来,又一想,翻到背面)

张居正 老师! (忿懑地在写青词的纸上刷刷走笔)《谢病别徐存斋相公书》:相公雅量古心,自在词林即负重望,……中间渊谋默运,固非博识可窥,然纲纪风俗,宏谟巨典,犹未使天下改观而易听者,相公岂欲委顺以俟时乎?

语曰：‘日中必仄，操刀必割’，窃见向者张文隐公刚直之气，毅然以天下为己任，然不逾年遽以病歿。近欧阳公人伦冠冕，向用方殷，亦奄然长逝。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，和光遵养，然二三年间，相继雕谢。何则？方圆之施异用，愠结之怀难堪也。相公于两贤，意气久要，何图一旦奄丧，谁当与相公共功名者？……吾道竟阻，休泰无期，即抗浮云之志，遗世独往，亦一快也。”

（隐去）

严嵩 青词，一惯是我擅长的东西，可是在这次斋醮时，我上了你的大当！你买通了替圣上祭天的道士蓝道行。

徐阶 你想多了，我一生崇佛，哪里会认识什么道士。

严嵩 你表现得对修真很积极嘛，每次皇帝请道士扶乩，你都抢着写青词。

徐阶 说实话，我根本不热衷这个，我写青词，只是为了让先帝信任我，能听得进去我的话，免得信你一面之辞。

严嵩 你敢说从未勾结过蓝道行？

徐阶 严大人！你想想，那些年，你权倾一时，满朝文武几乎都是你的干儿义子，我是噤若寒蝉，生怕你找麻烦，避之唯恐不及，哪敢行此冒险之事？万一被你发现，以你的为人，我徐氏岂不要血脉无存？

严嵩 那么，为什么在扶乩时，圣人问“谁为贤者，谁不肖”，他却回答“贤者辅臣阶，尚书博，不肖者严嵩父子耳”？

徐阶 因为上天是公正的。它看出我忧虑社稷的拳拳之心，不像你严氏父子，尽是为了自己私欲。

严嵩 你是说这是天意？

徐阶 天意。那蓝道行不是被你抓去拷打了吗？他吐出半个字与我相关没有？要怪，也只能怪你父子倒行逆施，致